

老木含香传父艺 轻车载梦守流年

YMG全媒体记者 张钧 通讯员 蛙声 文/图

马车，如今早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，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的“稀罕物”。在城市车水马龙中长大的孩子，或许只在古装剧或民俗馆的展柜里，瞥见过它们的身影。可是，在莱阳市柏林庄街道西马山村，有一位年逾六旬的老汉，却像一棵深植于土的老树，任凭时光流转，依旧固执地坚守着父辈传下来的手工技艺，一驾接一驾地制作着那消失在时代尘烟中的“榫卯马车”。

A
溯源
匠心初启

老汉名叫王雄先，他制作马车的院落，坐落在村东的一处缓坡上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如同推开了通往另一个时代的大门。

王雄先回忆起父亲王世民制作马车的经历，这得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那年头百废待兴，莱阳本地马车极少，胶东半岛的黄土路上，偶尔驶过的多是独轮推车。所以，附近驻地的部队要建造营房，便专门从潍坊调来了一批马车用。马车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，使用很久了，难免有损坏，坏了却没人会修，施工方着急，就到附近的西马山村找木匠。

村里倒是有木匠，但大致分为两类，一类修盖房子，专攻梁门窗；另一类做棺材寿器，精于阴阳榫卯。这两类师傅，面对马车这种集力学与美学于一身的“大器”，却都犯了难，纷纷摆手。找来找去，最后找到了王世民。年轻的王世民，平日里寡言，却是个有心人。他常常在家里用刺槐木做铁锹和镐头的木柄，那些农具的把儿，被他刨得光滑顺手，握在掌心里，像握着一块温润的玉。

王世民是个聪明人，悟性好又肯钻研，接到修理马车的任务后，不敢怠慢，白天黑夜地琢磨。没有图纸，就把坏了的马车拆开。那些带着泥土与锈迹的零部件，像一部无字天书摊开在他面前，马车的每一个零部件，从车辕、车架到轮辐、轮毂，他都反复端详、测量。没有师傅，他就蹲在村口的大槐树下，掏出旱烟袋，恭恭敬敬递给那些赶车的老车把式，向他们请教，马车怎么用才趁手，上坡时哪处受力最狠，下坡时怎么刹车才稳，怎样的结构才最扛造。

刺槐木，既坚且韧，是做马车的好材料，村里人常说它是“硬木中的筋条”。王世民就从最熟悉的刺槐木开始，用做锨把练出的精准手感，尝试着开榫、凿卯、车制。那时候，没有电锯电刨，全凭一张锯、一把斧头，就在这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里，王世民开启了他与马车的缘分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王世民不仅修好了马车，更逐渐摸透了马车全身上下数十个榫卯结构的奥秘。经他制作的马车，不用一根铁钉，全凭榫卯咬合，结构严谨，坚固异常。那是一种东方独有的智慧——凸为榫，凹为卯，一阳一阴，一刚一柔，在木头的伸缩与契合之间，传递着力量，也消解着震动。这样的马车，拉上千斤重物走在崎岖土路上也能稳稳当当，任凭车轮碾过碎石，车身依旧严丝合缝。很快，他的名声在十里八乡传开了。从修到造，王世民成了莱阳周边名副其实的“马车王”。

那叮叮当当的斧凿声，伴随着刺槐木的清香，从大集体挣工分的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。那些年，西马山村的晨曦，总是在王世民家的院子里最先亮起。一把把刨子推出卷曲的木花，像飘带一样落在地上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木香。王世民这一干就是大半辈子，从他家小院驶出的一驾驾“榫卯马车”，见证了小山村从贫穷到温饱，再到许多人扔下斧子锄头、进城务工的整个变迁。

B
续脉
斧承家声

时光流转，转眼到了青年王雄先接棒的年代。从小睡在用刨花铺成的“床垫”上，闻着木香长大，听着斧凿声入眠，对于王雄先和几个哥哥来说，那些工具并非冷冰冰的铁器，而更像是身体的一部分。

“父亲干了一辈子，这门手艺不能到我们这儿断了。”这是王雄先最朴素也最坚定的想法。虽然马车早已被轰鸣的拖拉机、灵活的三轮车和飞驰的汽车取代，村里、路上已很少见到，几乎成了民俗收藏者们“金屋藏娇”的工艺品，但在王雄先的小作坊里，斧、锯、刨、凿、钻等老家什依旧被擦得锃亮。每个清晨，他都会像父亲当年那样，先给刨子喂点油，再用那块磨得凹下去的油石，反复剃着凿刀，直到刃口泛出清冷的白光。空气里，依旧弥漫着刺槐木与陈年木头特有的芬芳——那是一种混合了汗水、时光与执念的味道。

榫卯手艺，各个环节都很细致，讲究严丝合缝。这不仅是技术，更是心性的修炼。制作一辆完整的榫卯马车，需选用风干多年的刺槐木或榆木。那些木头，很多都是王家兄弟们早些年从乡下收来的老房梁，风吹雨打了数十年，木性已定，不裂不翘，是做马车的好材料。历经下料、烤制弯辕、开榫凿卯、组装调试等几十道工序，耗时四十余天，大功方可告成。

王雄先开工时常叫来哥哥帮忙，兄弟间各有分工又配合默契，王雄先用墨斗在木料上弹下一条笔直的线，哥哥则用传统的“火烤法”弯制车辕。他们小心地控制着火候，让坚硬的木料在火焰与清水的交替作用下，驯服地变成需要的弧形。这全凭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手感，弯急了木料会断，弯不够则安装不上，那份力道，不多不少，全在王雄先那长满老茧的手上。

去年夏天，王雄先做了一件让村里人觉得既新奇又有些不解的事——他花8000元买了一匹中型小马，品类为德保，产地近云贵高原。那匹马性情温顺、鬃毛油亮，运回来那天，村里许多年轻人都跑来围观，像看外星生物一样新奇。王雄先计划空闲下来的时候，驾着自己亲手做的马车，去菜园拉点菜，或四处转转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专门从网上淘了一支很有些年头的马鞭。那鞭杆被磨得溜滑，像是有了包浆，鞭梢是牛皮拧成的，甩起来声音又脆又响。当家里人知道他为这支马鞭花了500元而不免埋怨他时，他笑笑说，“别嫌弃，这还是便宜的呢！马鞭子甩起来，马车跑得顺畅，像回到咱们小时候的光景，这钱花得值。”

C
留真·木语流年

而今，从小作坊里驶出的马车，对于王雄先而言，恐怕已不仅仅只是交通工具，更是承载着父亲手艺与岁月记忆的“活化石”。那一驾驾曾经奔走在乡间土路，载着粮食与希望的马车，静静地陈列在民俗馆里，成为庄园、庭院内的独特景观，吸引着年轻人带着好奇心走进他们的小院。

每逢这时，王雄先都会如数家珍地讲解起马车的构造，演示古老的榫卯技艺。要么拿起一个做好的车轂，向年轻人解释为什么这十六根辐条要如此精准地插入其中，才能承受住重压；要么会蹲下来，指着一处燕尾榫，告诉大家这种榫头就像燕子的尾巴，卡进去后，越拉越紧，永不变形。做这些事的时候，王雄先的眼里闪着光，“看着它，真能想起以前的日子。那些年，我家老爹赶着马车往地里送粪，往家里拉庄稼，俺和哥哥们就坐在这车后面，晃着腿，嬉笑打闹。现在日子好了，马车可能跑不动了，可它身上的‘理儿’和功夫，都还在。这个‘理儿’，就是说做人也要像榫卯一样，实实在在，稳稳当当。”

离开王雄先的小院，走在西马山村的乡间路上，忽然想到了“嵇康锻铁”的典故。当年嵇康在竹林边叮当作声，锤炼铁块，一方面确实可以售卖贴补生活，但细想，其中恐怕更蕴含着嵇康的生活态度，他宁肯与山涛绝交也不愿出仕为官，在山林隐居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清雅的风骨与独立的人格。正如西马山村里这叮咚不歇的斧凿声，或许已不再是生产的主旋律，但王雄先的坚守，却让一段关于匠心、智慧与传承的故事，在木头的纹理与榫卯的咬合间，继续娓娓道来。

